

番人后裔

杨廷贵 著

走向
田野...



走向
田野...



番人后裔

杨廷贵
著

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©2013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.Ltd. 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番人后裔 / 杨廷贵著. -- 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

三联书店, 2014.4

(走向田野)

ISBN 978-7-108-04304-7

I. ①番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散文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17103 号

责任编辑 樊燕华

装帧设计 薛宇 张红

责任印制 卢岳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排版制作 北京红方众文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年4月北京第1版
201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 本 635毫米×965毫米 1/16 印张 11.25

字 数 100千字

定 价 28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-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-84010542)

目 录

第一章

一方水土

· 番邑考略 006

· 湖上传奇 022

第二章

灰色幽默

· 钻刺蓬 044

· 正月初一办丧事 048

· 杀了漆匠 050

第三章

曲氏杂志

· 风水 056

· 人物 066

· 散韵 075

第四章

寻常人家

· 招佬姨娘 090

· 老钻 100

· 荷得老馆 112

第五章

世事如云

- 阴差阳错 128
- 运乖命蹇 137
- 运乖时蹇 141
- 左邻右舍 158

- 附录：回忆都昌“三张半嘴” 168

走向
田野...



番人后裔

杨廷贵
著



世事洞明皆学问，

人情练达即文章。

——（清）曹雪芹

写了你的村庄，

便写了世界。

——（俄）列夫·托尔斯泰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

——民谚

人老了，

会被历史忘记；

历史老了，

会被后人忘记。

——虫贝

第一章

一方水土

面对曲家湾复杂的文化背景和人们的现实处境，以及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旨，并藉此传达出中国式经验，就不得不做一些略嫌冗长的资料铺陈。为着追根刨底，把鄱阳湖文化形成的来龙去脉，都昌人性格锻炼成如此模样的心路历程，做一做必要的交代，在我看来是不可或缺的。只有这样才可能读得懂曲家湾，懂得湾里人处事何以这样，而非那样，才有理论意义上的注脚。

读者如嫌麻烦，有些章节是可以略过去不读的。

番邑考略

在江南乃至鄱阳湖畔，曲家湾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村，就是在都昌县，也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所在；更没有人晓得，小小的村庄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，那么多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事实上，鄱阳湖的周边，像曲家湾这样的村子密如繁星，这样的人事也司空见惯。只是我们多半见怪不怪，已经稀里糊涂地认可了，并确认生活本来就应该这样。当我萌生了要描述自己村庄的念头以后，我不得不理性地开始拷问：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，究竟是些什么？我们的“草根”，是生长在什么样的土壤？

在一些残缺不全的故纸堆里，可以约略地读出，早在夏、商、周时期，曲家湾所在的都昌县及周遭地区，为“古扬州域”。春秋战国时，称“吴、楚地，属番邑”。只是没有确认何时属吴、

何时属楚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这里就干脆被命名为“番县”。可以想见，行政区划自古以来是变幻不定的，隶属关系也自然忽东忽西，区域也忽大忽小。可以想见，早期的“番邑”，或者“番县”，它的区域并不仅限于如今的都昌县，我估摸后来的鄱阳县，也在其中。

古代的江西，从地理位置到文化形成，一直处于“吴头楚尾”状态，与当时东西两边的吴、楚文化中心相距甚远，很有些前不靠村、后不着店的意味——这可能便是它具有“番”的特质的原因所在。

早在汉以前，北方的中原文化还未播及江南时，地处赣北的区域，尤其是都昌县，被视之为未曾教化的番地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。在旧时的小说戏文里，多称与中原为敌的部族属地为“番邦”，如北方的匈奴、鲜卑、契丹等。这显然是以汉代正统文化作为尺度进行区隔的。于是不难猜度，我们这里的祖先，在古代，也应当是集群式的“少数民族”部落，也就是“番邦”，有属于自己的文化，如语言、文字、服饰、宗教、艺术、习俗等。像云南纳西族一般，有自己的东巴文化和独特的民族个性。但是到了汉代，历史开始了改写。

刘邦打败项羽、平定天下不几年——公元前201年，置郡立县时，“析番县地立鄱阳县”，“番县”至少在名义上消失了。然而刘邦要的不只是版图意义上的疆土，要的是政治、文化、经济等各方面的高度统一。“析番县”就是为了加强统辖的最初

手段。从字面上解析，“鄱阳县”的“鄱”字，就是“番”字旁加了个“卩”部首，很可能就是从古番县拆出去的。我们“鄱阳县”的“鄱”字，同样以“卩”为偏旁补托——两县均有“卩”旁相衬，又都配之以“阳”，可以理解为两地先前的同胞及襟连关系。

可以推见，作为曾经的番邑、番县，其蛮荒之地自然聚生蛮夷之族，有朝一日突然接受刘邦集团全盘汉化的系统工程的彻底改造，最初是极不适应的，一定经过了暴风骤雨式的身心磨难。将番县拆开，又特别将其中一地取名“鄱阳”，可能有着特别的历史背景。都昌过去有一些颇通文墨的文人，曾用心思对此进行过考证与剖析。他们认为，梟，乃古之极刑名，即把人杀了之后，将其首级悬于木桩上示众；用之为县名，因从“邑”而故为“鄱”地。又《左传》有云：“天子当阳”，王天下而置郡县，是“鄱阳”故。依照这样的解释，就令人毛骨悚然了。我私下里猜想，可能刘邦所部当初征讨江南时，就遇到来自番县地区蛮夷们的顽强抵抗，令其损兵折将？甚或在平定之后，番民们仍不服管束，令委派前来的行政官员头疼，无法开展工作，乃至性命不保？是因为这样，才惹得刘邦龙颜大怒，这才咬牙切齿地“析番县”而立“鄱阳县”？但是史书没有过这样的记载。据说，淮南王英布（原九江王，后投刘邦）作为异姓王，天下大定之后，终不被刘氏家庭所容，谋反事泄而被追杀，擒获后，其被割下来的脑壳，就是悬挂在鄱阳县的城头示众。俗云杀鸡

给猴子看，而这可是杀猴子给鸡看。

古代统治者很明白，只有进行文化改造及文化统治，才能长治久安。但实施汉代改造工程，对野性十足、不听节制的番地土著们而言，无疑是一场灾难。在汉代系统工程中，有谁敢于拒绝教化，与行政力量相对抗，就可能意味着被枭首，甚至殃及九族。那时的番县遗民，一定度过了人性压抑、精神灰暗、人身极度不自由的漫长时日。在汉化过程中，不肯臣服但又害怕诛杀的人们，那就只有选择逃亡，逃到真正意义上的“不知有汉”的所在。于是，统治者鞭长莫及的边陲僻壤，如云、贵、川等地，那崇山峻岭，那白云深处，就成了逃亡者的最佳去处了。事实上，云贵川等地的诸少数民族，并非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，有为数不少的所谓“土著”，是从别处逃逸来的。例如四川的羌人，就属于北来的种族。据悉，大西南也有一部分少数民族部落（即使远如贵州），就是从江西迁徙过去的。我想，这其中也一定不乏从鄱阳湖地区出走的先人。

即如现在，每见少数民族之穿戴、居所、语言、风情、歌唱，我总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和难以言喻的亲近感。我不知道，我同其中的哪一个民族、哪一支脉，有着相同的血统，不知道。但是我明白，“析番县”时期，对本土而言，是文化上的一个明显的分水岭与区隔期。也就是说，汉以前，我们这里存在过今人无法知晓的苗蛮文化。

可以推知，鄱阳县人在新的文化改造运动中，由抵制反抗，

到妥协苟同，又慢慢被同化，经历了漫长而屈辱的岁月。那种心理折磨，只有当事人清楚。但是后来，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死更替，这里的老百姓，终于磨炼成了合格的“汉人”。在新的文化培育和新的社会伦理秩序中，开始了与先人文化质地完全不同的新生活。应该说，对普通人而言，只要生活安稳，日子富足，什么文化不文化，并不重要。老百姓对社会的要求，从来都没有过非分之想。鄱阳也好，鄱阳也罢，就这样波澜不惊地度过了好几百年的光景。可是，到了公元421年，也就是南朝宋永初年，鄱阳县域及其相连的更辽阔的区域，发生了一次翻天覆地的大地震！

这次地震的震中心到底位于何处，是几级地震，面积有多大，死了多少人，损失惨重到什么程度，史料中都只有寥寥数言和含混不清的陈述。但有两点可以确定：一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鄱阳县城，沉陷不见了（后经考古发掘，证明其在今都昌境内周溪镇泗山湖底）；二是历史上先后称作彭蠡、彭泽、彭湖的小水系，在地震之后，变成了浩瀚无垠的鄱阳湖，变成了天下第一大淡水湖。至于它后来被称作鄱阳湖而非鄱阳湖，我想大概由于“鄱阳”二字太不吉利之故。

都昌人中，至今流传着“沉鄱阳，滂都昌”的故事，历一千几百年而常说常新。老百姓凭常识猜想，地壳运动同其他物理升降一样，有下陷必有凸起，按下葫芦浮起瓢，都昌人现在的居住地，一定是别处“滂”起来的。

传说，在地震发生之前，就有一个许姓道人，游走各地，到处发布预警。但是没人理会。乡下人把频发的小地震，叫做“鳌鱼眨眼”，大地震称之为“铁船翻身”。我在几岁的时候，某日下午突见天昏地暗，又闻灶下的碗筷叮当作响，一瞬间人都吓呆了，母亲惶恐地抱住我，语无伦次地念叨：“鳌鱼眨眼了，鳌鱼眨眼了……”鳌鱼是什么样子的鱼，我至今不甚清楚。后来读了书，知道“独占鳌头”的意思。也见过老式建筑的梁头，雕有鱼头的模样。海里有大鲨鱼、大鲸、箭鱼之类，都是些庞然大物。而鄱阳湖里要是起个几十、上百斤重的大鱼，就是了不得的大事。我想这鳌鱼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一定是种凶狠暴戾的鱼类，令人恐惧又欲征服的水中怪物，大约如龙王、凤凰、麒麟之类，也是人们构想出来的。

很显然，从地震的角度看，“鳌鱼眨眼”还不是那么可怖的，它的结果往往是有惊无险。而“铁船翻身”却是不得了、最要命的大事。在一千五百多年前，是没有真正的铁船的，西方列强也没有。中国明代的郑和下西洋，驶的也是木帆船，只是造得巨大而已。但铁的概念是早已有了，铁的冶炼及其制作也应该有了；在想象中把铁制成船舶，那一定是坚不可摧，于是又有了神化的说道。在这样的联想下，铁船就成了神怪之物。说是有一艘铁船行走彭湖，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，到处作恶，为害水上人间。后被降妖伏魔的许姓道人掇走船舵，使之无法行驶，终至沉没。

铁船沉没之后，于心不甘，潜心修炼，终于成精。成精之后常思再度作威作福，每次蠢蠢欲动，均被许道士制服。一次，铁船精哀告道：“许道长，我在湖底闷了几百年，尝尽了苦楚。如今我也修炼得道，归还我舵如何？”许道士笑道：“你这孽畜，放虎归山，难不成又去祸害百姓？”拂帚一挥，扬长而去。又过了几百年，心存怨恚的铁船精道行见长，已到了无舵也能行驶的境界。时至南朝宋永初年，许道士突然心血来潮，掐指一算，心道不好，铁船精威力大增，怕是要作怪了。他自忖道行尚浅，制服不了它，就赶紧化作一跛足行者，四出游说，到处警告。苦于天机不可泄露，他只能手执一块半边瓷盘，招摇过市，边走边喊：“卖边盘哪！边盘呐，边盘呐……”

所谓“边盘”就是“边搬”的意思。都昌乡人至今的口语中，“搬”字仍读“盘”音。比如“搬东西”，就说成是“盘东西”。许道士有话不能明说，只能暗示乡民们，赶快把东西搬走，逃命去吧。如此隐晦曲折的表述，凡夫俗子们谁也听不明白，反而嘲笑他是个疯子。这样，任凭许道士心急如焚，人们仍然一如既往地作息，大祸临头而浑然不知。结果可想而知，铁船精一日兴起，泼喇一声，兴风作浪起来了……一时间天崩地裂，山呼海啸，彭蠡湖在顷刻之间变成了汪洋大海！硕大无朋的鄱阳湖从此诞生了。

所谓“铁船翻身”的神话故事，在今人听来，无不以为是无稽之谈，又无不嗤之以鼻。其实神话是人类的一种童年记忆。